



采一枚明月洗尘

□梁凌

父亲的妥协

□韩报春

打记事起,父亲就在村里的学校教书,对学生很严厉,学生都怕他,我也怕,因为我也做过他的学生。我在课堂上打盹时,他曾一脚把我蹬翻在地。

当然,父亲在家里也说一不二。有一次他收院子里晾晒的玉米,不知怎么和母亲吵架了,他一气之下把快装好的一麻袋玉米掀翻了。母亲哭着把玉米重新扫起来,装好。看到那场景,我就更怕他了。

那时我们姐弟几个还小,麦梢一黄,就发愁了。麦收不啻是一场恶仗,大部分农活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,父亲只有在课余时间赶着去地里收麦。那时全部是人工收割、打场。那天下午,来了一阵风,父亲赶忙操起木锨扬麦子,叫母亲用大竹扫帚“打略”。这本是男人干的技术活,母亲不得要领,慌乱中老把麦粒和杂质弄混。父亲就一再呵斥她,母亲顶了他一句,我没“打略”过,你不会好好说说咋干哩?父亲大怒,说,我从小就没人教过,你不会看别人咋干?!他竟把手里的木锨摔折了。

现在我还记得,那天日头在西边坠着,红红的,欲落未落。站在麦场上,有风吹过,把一种隔阂吹进我心里,让我好想快快长大。

似乎是转眼间,我迎来了青春,讲究起穿戴来,每每家里给我做了衣服,若看不上,我就死活不肯穿,以此来对抗父亲。冬天,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衣,同龄人大都穿买的红绒衣,既好看又暖和,我穿着粗布棉衣觉得很没面子,穿了一个上午就脱掉了,再冷我也穿得很单薄。有一天,母亲拿出一件红绒衣叫我换上,说是父亲见我冻得不成样子,一晚上唉声叹气,花了18块钱给我买了件红绒衣。

我心里有了一点得意,觉得自己“胜利”了。那年我16岁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伴随着父亲的训斥真正长大了,我也不时地顶撞他,两个人好像都在坚守着什么,谁也不肯退让。

后来,姐弟都相继成家了,只有我三十多岁了,婚事还没有着落。三年前,我结识了一个女子,看得出父亲多了笑脸。她来家里,父亲亲自下厨;无论寒暑,他都要骑上三轮车去乡里的车站接送她,待她似自家女儿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。我和父亲的对抗也好像在消融。

去年五月,她终究抵不过世俗的压力和我分手了。分手前,我决定带她去苏州,看一看她向往的梦里水乡。父亲知道后竭力反对,说没有出去的必要。我瞒着父亲,还是和她去了一趟南方。

与女友分手后的半年,我一直沉默不语,很少和别人交往,和父亲的话就更少了。

一天下午,父亲来到我屋子里,局促着,犹豫了半天,说,你这些天吃饭少,也不出去,这不是办法。去年没让你们出去,我反复想了,觉得我做得也不对,你大了,有自己的想法,毕竟以后有自己的路。

就在那一刻,我有种莫名的惶恐,眼前的父亲是那么陌生,陌生得好像几十年来,我从没有真正走近过他。

这是父亲真诚的道歉。他的妥协,却如利刃刺痛了我。我突然害怕了,担心父亲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训斥我。我明白,其实自己早已习惯那个严厉而倔强的父亲。多年来,我心里郁结的东西在破碎,碎得能听见自己心头滴血的声音……

隔日,我去买了一件崭新的夹克衫给父亲。换上的时候,父亲说,这么贵,买它干啥!我俩对视了一下,相顾无言……

那夜,在清幽的山中,我们一行人,沿着灰灰的小路,徐徐而行。夜风薄凉,奶白色的月光穿过林隙,照在溪流、野草、鹅卵石上。淡墨般的树影,在微风中轻摇。月影,像美丽的泡沫,又如飘浮的梦。

“开窗放入大江来”。山林月色,如奔涌的江流,美得挡不住。它倾泻而下,淋漓漓漓地漫过万物。我似乎听到它流泻而下的“哗哗”声。

山间月,声、色、形、味俱佳。

它的声,是瀑布,是溪流,是半醒半睡的鸟鸣。那声,好似轻音乐的组合,又如寂静中的天籁般悦耳。

它的色,落在林子上,是轻绿;落在山梁上,是墨黑;落在小路上,是淡灰;荡在空中,是玉白;跌在泉水中,又成了碎银。

它的形,更是一种韵致。鸟儿归巢,星目半合,安静着,疲倦着。风起处,树摇影动。山似乎变矮了,曲线似乎变得更柔和,若有若无的云气在折痕里起伏。山间“涨潮”了,“潮水”把林子和小山浮起来,一点点,一点点地……所有的一切都在飘浮,都在摇动。淡淡的影子,凌乱而细碎,交错又分开。细看,却又山归山,树归树,人归人,一切都是在是与不是之间。山涧的野花、艾蒿,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在月色的氤氲里,我恍恍惚惚,当它是月的清香。

山林之月,有着阴柔的妩媚,是女人的月。想想看,那月下的貂蝉,袅袅生姿的那一夜,身边断然少不了一棵老柳或一丛杂花。她羞答答地一低头,月光及时地,在她长长的睫毛下,投下一层阴翳;莲步一移,又摇碎一地

花影,是为女人的“态”。

身边一位男士说,相对林间月,他更喜欢江湖之月。江湖月,是男人的月。最理想的境界是: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,一壶酒,一叶舟,一知己,漂荡江湖间,任意东西,不知今昔何昔……

岂止男人乎!面对一江浩月,女人也会顿生浩然之气。尝记少年意气,收到远方一封书信,写尽女孩青春的轻愁。那夜,我在江边徜徉,记得是阴历十六,江上,升起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,身后,是莲叶田田的荷塘,有蛙鼓,有虫声,嘈嘈切切。我回复:不如意时,就抬头看看天空,看看月亮。天空多么空旷,月亮多么坦荡,小小一点悲愁,算什么!写完这话,抬头时,已是一地虫声蛙鼓!

多年后,朋友依然记得那封信,几天前还朗朗念与我听。我大笑。少年情怀,像极了那一轮明月。

公孙丑问:“敢问夫子恶乎长?”孟子曰:“我知言,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孟子所说浩然之气,就如这明月,充塞天地间。

女儿九岁,看我写月,突然说:“我要用月亮洗洗脸!”语毕,又为自己的调皮兀自“嘻嘻”地笑。

我惊愕,抬头望那轮月——凸月,果然,一侧厚实,一侧薄淡,浸在浅蓝的天河里,像块蚀化的香皂。

她的天真,令我哑然。如果,我的女儿是美丽的小仙女,掌管着那片透明的海,是海之女神,闲暇时,穿白衣蓝裳,挂着星星瓔珞,在无边的蓝里游弋,随手摸来一片明月洗面……女儿,你的想象真美。

我希望,长大后的你,一如现在的梦想,常用月色洗尘。



麦场

□潘红亮

麦场是一块椭圆形的平整土地,麦场是天地间一个小小的祭坛。

从田野收割来的麦子,大车小车,肩扛人抬,被陆续运送到麦场,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工序:碾成成堆的褐色麦粒,然后晾晒、归仓。麦场,为一年一度的夏收圆满做结。

这是一方守望与等待的土地,是一只只伸展在乡村角落里布满老茧的手掌。

麦浪,在五月的暖风中由绿变黄的时候,由田野吹来的麦子的清香,在一点点增加着空气的浓度,仿佛一坛将要开封的陈年老酒,从地下透出掩不住的清冽。这样的氛围,让人感到有点儿亢奋,有点儿迷醉,又有点儿说不出的神秘——是收获在即的心情,是多少日子劳作的回报啊!

人们开始围绕麦子忙碌了。

这时候,平整麦场,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。在麦场闲置一冬一春的碌碡,终于派上了用场。往往是一头牛,或一头驴子,在农人的牵引下,拉着碌碡在麦场里转圈,这叫“糙场”。和碌碡相连的木框架后边,还拖着一团草,用以抹平麦场里密密麻麻的裂纹。牛、人、沉重的碌碡,伴着“吱吱”的滚动声,犹如时钟的指针在转动着日月。

平滑的麦场整理出来了。孩子们喜欢赤着脚走在上面,于是纷纷跑去玩耍。这往往会招来大人们喝斥。在到处坑坑洼洼的乡野,这一块光洁平坦的土地,神圣不可亵渎。因为农人一年的汗水和收获,即将在这里一一登场。田野醉了,布谷鸟一声声催促,千万把镰刀挥舞起来

了。麦场静静地守望,它能辨识出麦子走向它的细碎脚步声,它能听见麦子离开田垄时的丝丝絮语。麦场,在倾听与企盼中等来了丰满的那一刻。大堆小堆的麦子化作无数山丘,耸立在艳丽的阳光里。

飞扬的风尘,机器的轰鸣,起伏奔走的古铜色脊背,忙碌穿梭的人影,赶着牛马的响鞭,汗水,吆喝,欢快的话语……这一切,就在麦场上,在天地间小小的祭坛上展开。在这里,麦子与田野分离,麦穗与麦秸分离,麦粒与麦壳分离。岁月仿佛在这里沉淀,经过淘洗、筛选,留下的是浓缩的精华,是千颗万粒养育生命的食粮。再往后,经过晾晒的“哗哗”流动的金色麦粒,就要形成一条河,流向人间了。最后的分离,是麦子与麦场的分离了。

在黄昏的风中,在月光下,在伸向繁华都市的弯弯山道上,又一次空旷下来的麦场,望着麦子远去的影子,等待着下一年相聚的时刻。之后,是与秋风秋雨、冬雪寒风厮守。陪伴麦场的,是一个个麦秸垛,是不断光顾麦秸垛的一群群麻雀,是麦秸垛上空飘过的朵朵白云……

记忆里的麦场当然是富于诗意的,因为它滤去了岁月风尘,还蒙上了一层怀念往昔的玫瑰色调。但我知道,现实中的麦场远不是这样的。那是酷热、汗水、辛苦的浓缩,是多少日子的繁重而密集劳作。

麦田飘香。麦场守望。

让我悠悠的思念,飞越高楼林立的城市上空,盘旋在飘荡着炊烟的乡村大地上,让思念和祝福化作轻盈的鸽子,洒落在蓝天下的打麦场。愿所有的麦场边都有一株大树,枝繁叶茂,好为那些挥汗如雨的身影,送上一缕清凉。